



國朝邊防

明興汎掃寰宇際天極地復帝王自有之中國而成祖卽故莫藩地爲今都揭古冀北垂于天日之上三代漢唐宋未之有也辰山負海固擬于殺由本太行與鴈門諸山寨垣連絡險由天造居庸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抱若拱八陵在焉故居庸爲京師北門隸薊州鎮薊舊鎮大寧今兀良哈朶顏大寧福餘三衛其地也爲藩衛甚設循居庸左轉爲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所謂榆關也控遏遼東爲遼陽鎮又

東薄于海右轉循太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
城爲古燕趙之郊而宣府大同宿重兵鎮焉宣府大
同漢上谷雲中也而大同平川曠野黃沙白草故虜
患特鍾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中獨有間道騎行可
一人卽元扎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荊倒馬二關
扼焉而重兵鎮保定扈京師又右轉爲鴈門寧武
偏頭三關隸山西起代郡外接大同內經大原北境
西盡雍河而鴈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爲陝右
陝有三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唐

所謂三受降城也在河北後內遷失險而延綏因徙
榆林榆林地險將勇士力人呼爲橐駝城塹自黃甫
川西至定邊營且干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
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北倚賀蘭而南
東阻河守在花馬池包固原其中自虜旣得套固原
改開城州地益重與寧夏爲唇齒爲虜衝又自賀蘭
山直西至鎮番又西極甘肅皆古朔方甘肅漢所謂
河西四郡武帝置之斷匈奴右臂者也國初置甘
州五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寧

衛于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列鎮河外
外薄于沙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後虜入莊
浪涼州而靖虜永昌爲內邊左番右達肅州尤孤此
皆自京師右轉而循西以爲徼者也自蘭州南抵
岷洮階文界西番與四川接壤同其患苦又西南出
爲雲南古稱滇南轉爲貴州又南東轉爲嶺表中包
湘楚跨百粵三江而諸夷獠蠻獍獠苗狼黎峯之
屬各窟其中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持深箐然稍奉
要束聽羈縻而統于藩省撫巡示威宣德而鄖陽蒼

梧南贛爲重鎮自京師東薄大海泛登萊包淮揚
南際于閩廣濟洋萬里通四瀆八表爲一漕慮獨在
備倭此國家幅員邊圉設險守國之大畧也

高皇帝初定天下卽元都設北平都司卽古會州大
寧地設北平行都司立興營屯諸衛建寧藩其中與
遼東宣府東西相羅絡爲外邊已遣魏國公達率列
侯北巡邊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關修隘爲內邊故
薊州西接居庸東負海盡漁陽盧龍稱雄鎮設衛開
平置八驛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興和萬全爲

要地遼陽既下不郡縣獨置衛所填之權衛事良佐
言本衛地遼遠僻處海隅肘掖間皆敵境乞畱朝
廷所遣斷事吳立撫軍民具益之兵于是置都衛以
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總轄遼東軍填焉而遼陽開
原有安樂自在二州處保塞降夷當是時上以天
下甫定垂意邊務凡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涼
寧夏至古北口西番諸指揮使各手勅勞論令
固疆圉而制邊之策惟屯田練兵無他營故力專而
功成而山海夷獍怙阻險時竊發爲暴上遣將往

訊輒勅之日必無深入窮巢穴無逐利輕動但令
目屏遠喙息無爲州縣擾可也至哉訓乎其爲萬世
式矣始寧王王薊時大寧朶顏福寧三衛夷故獷悍
力戰而戍卒皆中州遷徙之衆苦北地寒日夜謀思
歸會朝廷削三王護衛而靖難師起遂大師兼程
趨大寧擁王與偕南招諸胡及思歸戍卒以從大寧
地許畀三衛戎使助戰戰疾力天下大定乃遂徙北
平行都司于保定爲大寧都司而散興營諸衛于京
甸于是盡故大寧白雲紅螺地畀三衛夷俾世爲外

藩已封元裔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分其衆居苦谿城而關外設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衛皆本西北夷爲號名設衛填焉時天子歲伐胡往往道開平興和萬全開嘗太息曰吾滅此殘虜吾惟守開平則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吾高枕可無事西北邊矣已大寧旣界三衛夷遼東西與宣府聲援不易通興和亦隨廢而開平失固然是時上英武軼百代數伐胡犁其庭虜益遠道又使者降者相繼虜僵尸脇息百蠻諸戎

重譯奉琛固無爲議邊矣先是虜寇遼東都指揮永禦之戰不力會入朝又匿不以聞上怒立誅之榜諭天下都司衛所言諸有盜賊及虜聲息不時聞者鎮守官而下罪皆視此益嚴邊臣蔽欺之誅如此宣宗皇帝自爲太孫時從北伐習兵元年平漢二年巡邊破兀良哈之衆虜讐懼而上勅諸邊將言古人制戎狄惟在備邊若城堡堅固士練糧足瞭望嚴密豈患虜哉故獨苦玩慢自隳邊耳當是時邊氓有陷虜中得亡歸者上念其脫萬死自歸

可憫優以官祿復其家爲著令自棄大寧與虜而興
和廢開平失援至 宣德三年遂徙衛獨石蹙國益
三百里云 正統初 天子勿冲 太后倚輔臣經
大政 朝廷清明都御史羅亨信巡邊遇虜都督蔣
貴用都指揮安敬議畱不進亨信直馳抵其營責之
曰汝受國恩厚今臨陣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乎且
汝獨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與死敵貴等色動而以芻
糧不繼爲解亨信卽露章劾貴老師玩寇敬怯懦不
忠乞誅以振法于是 命兵部尚書王驥馳至甘肅

閱邊備濶甚莊浪永昌山丹諸路守兵少烽埃不飾
軍無律而命亂慨然歎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軼
難矣翼日大集衆轅門問曰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
先退者爲誰衆咸叩首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以
狗曰自今遇敵畏縮前却者視此一軍股慄因謹斥
埃整部伍申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會虜酋寇莊浪
遣都指揮衛榮擊敗之選甘州卒五萬畱屯而定爲
更代番上法省輸運已乃還明年虜復入驥復出行
邊遣都督貴將選卒二千行戒之日兵精氣銳遇賊

不能勦無爲復相見矣貴父十感奮往則遣叅將安
帥兵由東涼逾白鴉孤口抵鐵門關爲之援遇虜于
石城兒泉戰疾力破之而驥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
親帥馬步出鎮夷與貴期狼心山襲虜巢夾擊大破
之酋以走死時侍郎柴車總陝西嚴都指揮能以其
人冒功車奏罷所陞官能訴之 上 上復許車持
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臣方有按覈以肅法今宥
能如餘人何 詔鑄能秩而 賜車金綺從二品祿
時叅將石亨請科大同民三丁取一以戍邊 勅軍

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都御史亨信言虜方驕悍邊
地■嫌■薄■民■疲■困■復■驅■使■實■伍■勒■令■起■科■是■絕■其■衣■食
之○路○而○迫○使○逃○亡○也○揆○今○事○勢○宜○布○恩○信○以○結○人○心
人○心○得○則○邊○圍○固○矣○事○得○寢○其○後○王○振○擅○權○而○雲○南
麓川夷思任發叛頗擾邊緬甸蠻自詭必得其要領
請致師闡振欲威遠夷于是 命定西伯蔣貴總兵
太監吉祥監軍兵部尚書王驥督大師討之而閩浙
盜起蓋大師三動連兵十年士傷死無筭僅以破克
而中國益耗病振顧益驕都御史亨信言虜也先驕

屢生事為釁端此其發不遠宜預于直北要害增城
 堡為備不聽已也先寇大同振主親征因遂有土木
 之變嗚呼闔之無良乃禍抵此哉當是時天下幾搖
 賴廟謨而定時邊城覆陷而大臣有奏請留邊將
 守都城者諸邊孤危虜警旦夕至民大駭相訐棄城
 走都御史羅亨信督宣府手劔坐城門今日敢出城
 者手及之而督將士為死守眾始定會兵科給事中
 葉盛言今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六師
 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虜騎何以薄都城故邊

關不固即京師完亦僅僅九門完耳如陵寢何
 如郊廟社稷壇壝何如田野生民荼毒何宜急遣
 居庸宣府兵還鎮奏可而邊人大安當是時侍講劉
 定之疏十事畧言昨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
 入又不能遏虜之出雖名關塞實則坦途蓋士伍卑
 敵亭障缺敗蹊隧縱橫而然非朝夕之積也宜增兵
 慎防繕亭塞障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制因其陸
 地縱橫掘塹為地網因其水泉隨處停瀦為水櫃或
 多樹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往降胡

多留居京甸授官給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或
衝關塞奔歸故里或乘機便肆爲寇掠今宜乘大兵
方集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毋爲婚姻變其
衣服被以華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
雜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庶可省俸
給而無後憂當是時兵部尚書于謙以忠力爲天
子所倚信柄國昌平侯楊洪奏請遣御史通出馬門
護與通意不欲行疏言謙洪本建此畫獨委難于臣
乞令與臣俱謙卽疏言今國家多事非臣子辭難

之日臣謙諳山西事固當往請得行上不許命
通謙奏城昌平以衛山陵城臨清以襟喉漕河而獨
石馬營等八城殘未復衆議欲棄之謙持不可曰獨
石棄則宣府懷來不可守宣府懷來不可守則京
師孤矣命都督孫安往鎮遷給事中葉盛以叅政贊
軍于是安宿師龍門關且戰且守而盛列上利害可
興革者八條次第行乃設暖舖便行旅均蔬圃給將
士贍死扶傷興學練士請官給買牛種摘戍卒不在
戰者驅之耕課歲收子粒以佐軍興盛在獨石五年

邊人賴之時大寧地既以委三衛夷諸夷裂險陞闖
門庭時殘我吏民而要官賞自若喜峰密雲白羊諸
屯僅縮縮自保在宣府譬左臂瘞而勢孤在盧龍譬
後背偃俛而前難在在遼海爲扼吭于八陵爲左腹
迫切憂土木之變三衛夷寔鄉導以行及也先弒其
主脫脫不花而自立遣使貢少保謙言也先惡不可
悔其名朝貢或以懈我不可紐也獨議邊大同爲京
北巨鎮爲山西鴈門創馬等關一帶藩籬而遼東宣
府延安寧夏甘肅並稱要害一處稍挫互相搖動不

可不備近都御史鄒來學議自永平山海至猪圈頭
几千三百餘里新營堡三十四墩塞百一十七營委
指揮一員管束每二三營或四五營選把總一員提
督之諸營堡內簡具精銳分四屯駐操無事時不守
關獨專訓練有警照平日所分信地策應而輕健耐
走知地里便藏伏者聚一營爲緩急使諸關重置關
馬石牆布渠落使峻陡狹隘旁積木石而分將校鎮
防之墩臺連絡烽火相望寇小至營各駐操毋動獨
本所定策應營赴之寇大至始通調赴敵所至左右

營犄前角後爲截勦計如此則我兵乘險伺便物力
不屈彼衆雖暴譬蛇豕投穿中亦安所得肆哉其密
雲東自河口至墓田峪路徑入百餘里關七十里墩
塞百五十六營堡入其沿邊平漫地皆修削偏陂其
關口倍薄增卑深壕塹守焉其分地內官博御史斌
鎮守古北口古北口迤東都指揮致主之古北口迤
西都指揮興主之其潮河川龍王峪五寨地平漫難
隄防平居畫地而守然且不給卽有警何措今照石
匣驛于東西地里適均饒水草可屯營處建駐操營

其中取海運官軍及近京衛備京操官軍摘屯驛團
操便諸籌邊固圉之畫井井中要會故邊鄙不登民
忘大創焉而都御史李秉督邊儲賦牛種給貧者督
之耕塞屯日起邊儲克足會瓦刺入貢秉疏言迤北
使臣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入貢外令存養宣府
支草料臣按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不過二萬石
給我士馬然且不足其何以供虜往 永樂 宣德
時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退牧虜地毋入境住劄
得窺伺 正統間許牧大同故虜得調知地險數犯

古今通纂卷二十九
邊今虜畜多恐其計不止爲國費蓋慎防如此已瓦
刺以前所掠男婦詣邊請易米朝報許大口一石小
口五斗事下秉口與之粟石軍吏以違制爭秉日
何忍使吾赤子爲夷人俘耶專之而得罪不敢辭也
事聞上賞歎已劾總兵紀廣旨下言邊國孔
亟母以微文擢大將下御史覈報召秉還言官
交章言以邊將故還總督後無以明威秉得留河套
者黃河北折入虜中已復南所謂千里而一曲者也
周漢朔方秦所取匈奴河南地夏赫連勃勃之統萬

城唐張仁愿所謂築三受降城者也宋趙元昊據寧
夏因以爲國固套三面阻河土沃饒畜產可耕種南
切近榆林東至山西偏頭關西抵寧夏幾二千里南
至邊北至河遠者八九百里近二三百里國初卽
受降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我人登東勝城
一憑望則平沙漠漠無林阻見百十里而遙虜匹馬
一人不能隱望城輒哭慟引去而套爲內地虜居沙
漠河限之伺冰凍乃入冰欲解輒去而邊人惟獨防
秋冬春夏得以其餘力田套中修城虜往來盜邊或

窺遼東或犯宣大或走寧夏莊浪甘肅伺間入非久
輒去而延慶爲內地迨東勝內徙棄故險不守而虜
始渡河景泰初虜始犯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
間阿羅出始瞞知河套地肥美時出入圍臘尚不敢
久居成化初毛里孩實始劫中國人爲作使因入
套遂駐牧其中大同總兵楊信疏請勅閣學士李賢
王其議下兵部會官議搜套務盡絕其本根且言秋
方熟虜必入掠鄜延環慶間宜擇將帥統步騎大舉
疾入庶得盪平部請召信還受成筭會毛里孩侵

大同陽求貢而罷于是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里
自花馬池至高橋不下五百餘里退無所據進不可
入分兵而備則勢分載糧而行則不繼遂棄寧夏險
莫之守守南河矣又明年給事中程萬里言兵志有
言先發制于人毛里孩以土達嘯聚日夜伺欲犯邊
臣伏計河套距邊僅二三百里彼客我主以客就主
以主制客此可敗者一虜自恃衆強併吞諸部志滿
氣盈馳驅不息士馬憊頓此可敗者二比聞散逐草
木兵力四分此可敗者三誠選京師宣大勁兵數

萬人擇驍將統之嚴賞罰先謀知所在出不意徑潛
擣其巢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其事
也今及虜未發宜早圖而欲守則飭兵毋徒以文移
故誤邊下庭議 命吏部侍郎葉盛往視議方畧上
盛還言套地沙深水淺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田
耕故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爲長
便宜 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實邊而
選士兵助之事復寢 成化二年延綏紀功兵部郎
中楊琚言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

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旣踈額兵亦寡套虜侵軼
罕有寧日訪有百戶朱長者年七十餘自幼行游河
套熟其地勢謂臣言套內地廣腴有塩池海子之饒
葭州民多種食其孺地 正統間寧夏副總兵黃鑑
奏欲于偏頭東勝河西岸起一顆樹至榆溝紅塩池
至寧夏黑山嘴等處立城堡十三墩臺七十三東西
七百餘里雖隔一河而氣勢直與偏頭寧夏接爲扼
虜而衝其腹心時議者以地平漫難據已之誠將延
綏一路營堡移置直道中雖不免暫勞實永世之利

也。詔會官議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闊踈撫按分巡官罕至者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至衣食不給戰馬不餉器械不修虜猝至誰禦乞行撫按分巡官時巡戢之。詔兵部尚書王復行飭邊疏言臣奉命東自黃河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抵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行二千餘里平漫多沙無有隘險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二十五處地錯互不均遠或百餘里近或五六里兵馬屯操及居其內人民耕牧顧在其外遇虜警傳

報倉卒卽調兵無及虛聲應援而已其西南抵慶陽等處遠至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其邊北一帶墩臺稀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巡總督等官會計府谷等十九堡俱極邊要地必增築移置庶幾可守及今聲息稍寧先撥軍餘採木俟春暖併工府谷堡移芭州舊城東村堡移高漢嶺響水堡移黑山河土門堡移十項坪大兔鶻堡移響鈴塔白落城堡移甄營兒塞門堡移務柳莊不惟東西相直道里徑捷而各依水草以便駐屯其高家堡至雙山安邊定邊等營相去懸隔

者合于該交界地柳樹澗瓦剌梁等處各添哨堡于
隣近營摘官軍哨守其起安邊營接慶陽起定邊營
接環縣隨形勢爲墩臺共三十四座溝墻高深足以
防阻城堡寬大足積芻粟容容兵臺墩稠密聲勢聯
絡而緩急足策應也 詔允行當是時 國初健將
士馬既盡虜入套盤結居內我塞垣覆在其外議者
爭修營堡墩臺爲內防計矣五年陝西總督項忠等
奏固原地方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藩多內爲土
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

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
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空于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振
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設固原衛八年都御史
余子俊撫延綏行邊相度形勢往往徒步盡數十里
咸得其要領乃畫便宜 上曰陝西三邊日延慶日
寧夏日甘肅三邊中延慶爲內地往年虜寇或在遼
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爲患不
久 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 天順間阿羅
出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尚不敢迫近居民 成化初

手里孩率衆入寇威劫中國人爲嚮導久畱河套故
今日宇羅合亂加思蘭相繼爲患臣等惟延綏地方
自正統初創築榆林城堡外築瞭望墩臺內植軍
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軍官私役官軍招引逃民于
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年内總兵巡撫官議乃依
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剗削如城川口左右俱築大墩
調軍防守以爲一勞永逸之計乞 勅所司申戒總
兵巡撫等嚴加禁約不許軍民于界石外種田召寇
仍乞量起山西民一萬陝西民二萬聽延綏會官移

文兩布政司各選委堂上官每年三月八月各一興
工修築邊牆此誠不戰而屈人兵之計也 詔允行
于是東起清水之紫城西至寧夏花馬池築邊牆延
袤二千里每二三里爲敵臺墩砦相連比不絕中空
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新月狀得自蔽及依高山折
崖隨地畫便剗削累築挑塹延引爲邊牆凡爲堡十
二崖砦八百餘墩九十餘再閱月而訖工先是 正
統中都督王禎實始城榆林未設衛至是子俊益廣
其城增三十六營堡置榆林鎮屯重兵請盡釐陝人

有伍籍詭落者若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徒
實之擇其才子弟爲建學立官師教之俗不習藝圃
多棄地則教以樹藝自是蔬果與內地等開界石外
地興屯田歲得糧數萬石事皆創始而經畫煥然自
是榆林壯實爲雄鎮時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亦修
築寧夏邊而馬文升時巡撫陝西人頌稱關中三巡
撫云二十一年總督宣大軍余子俊奏去歲受命
行邊卽以曩在延綏修邊墻事宜奏聞蒙賜允
行歲歉而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內外文

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
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
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二步舊有墩一百七十
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
四月可告成工視延綏修邊之費雖日有加實一勞
永逸之功也 上然之卽勅所司預備器物是奏
也子俊欲以築墩責成于邊臣而以闢實赴任于科
道計功筭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人
蓋不近人情之甚者于是戶科劉昂等劾子俊取民

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爲預徵，邊有常供，今則索于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克，急於運而京民爲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修邊防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于事，雖侵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逮至京，明正其罪，以爲大臣妄費邊儲之戒。御史朱欽等奏：余子俊往在陝西，繕修城堡，疏開河湟，虛張聲績，邀獲時譽，遂蒙拔自踈遠，置諸六郡，增其職任，委以邊寄，昧于審時，急于功利，乃從凋蔽之餘，輒興城堡之築。

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羣情嗟怨，臣等切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在人心，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適足以擾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此而不懲，何以警後？疏入，上命該部詳議。以聞，既而又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修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

無罪復下兵戶工三部會議覈奏遂革太子太保令
致仕去聞之視師延綏者其遺民故老咸日鎮城舊
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
廢千里丘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
沙築墻終難就緒向使其携鎮河湟逼逐套虜與此
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
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離竟失鎖鑰虜騎長
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
役臺諫交章非無日也 弘治中 朝廷清明中外

大臣皆協心體國爲經遠計而馬文升劉大夏相繼
爲本兵時都御史許進督大同數條邊事上文升知
進材輒覆允戎務修飭虜酋小王子憚進名數貢馬
爲好進善撫之故河曲無虜患而內地稍寧然東勝
終已不復無何三公謝事繼之者非人法久復玩邊
墻日頽薄不治而虜酋札加斯蘭每歲八月自河西
入套中圍獵春河開出剽宣大以爲常而承平益久
兵益脆不任戰十二年南京兵部尚書倪岳上安邊
五事日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札加思蘭

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于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于守禦是以轄于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于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于我者衣食自恣

屢起盜心處于彼者窟穴旣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厯廟慮遣將徂征柰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優游朝行輦帛與金克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功藉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

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况
 夫京營之兵素為冗怯臨陣退縮及隳邊兵之功望
 敵奔潰久為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
 顧乃輕于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
 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
 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于宣府出兵五千大
 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
 返不逮人心厭于轉移馬力罷于奔軼况聲東擊西
 虜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輿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

乃留于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
 坐困謂為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為先今延
 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
 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
 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
 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
 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
 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
 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

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徙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克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于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亦貴。而不知者。遂于養兵之中。遇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冠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于兵馬所經。例須應付不

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賊之道。兵力弊而無養兵之實。徒委西顧之憂于陛下。果誰分憂。盡心効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

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于前。躡襲于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微

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十里。綿亘無際。旣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望于成擒。中國復至于大割。夫坐勝之機。蹈覆沒之徹。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于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

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
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
于天子宗祖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
于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于關
陝而六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禦其爲
寡謀不問可知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
卒莫能定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以臣論之不若卽
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
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

成功日增城堡廣斥埃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
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
覘賊情曰實田屯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十三
年順天巡撫洪鍾以朶顏勢日猖獗武備積弛建議
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領口西北至塞雲古北口黃
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復繕城堡二百七十悉
城沿邊諸縣緩急有賴十五年固原州開設總制府
成化以前套虜尚未熾平涼固原猶爲內地得以休
息自火篩入寇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治而以

同靜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將遊擊等官遂成巨
鎮八月總制三邊尚書秦紘奏修豫望石峽口雙峯
臺三城金佛峽海子口等處七堡從之甃石爲垣裹
鐵爲門及築下馬房邊城三百餘里先是寧夏巡撫
王珣請發陝西軍民五萬于花馬池增修營堡調腹
裏一衛官軍防守別命御史一人巡視都御史史
琳亦請于肅州增設一衛發慶陽等衛官軍及新募
之兵萬人使常駐其地戶部員外徐鍵時督糧寧夏
亦請于花馬池興武營之中設一營移兵住守仍增

設兵備副使一員或移環慶兵備住鎮之事皆下總
制尚書秦紘勘報至是紘奏前地止可修堡以便駐
劄增墩以備瞭望調兵設官皆不可且令于花馬池
之西墾田萬頃募人屯種以漸散之每頃可得粟五
石使之且耕且守依堅城以爲家將使食足而兵強
矣兵部請如紘議從之七年火篩寇固原入花馬池
詔都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邊乃上言臣聞防邊之要
計莫危于戰莫安于守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
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

靈州一帶地里漫衍城堡稀疎兵力卑弱一或失守虜衆折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土漢雜處儻兵連禍結內變因之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 成化中徐廷璋余子俊等修築邊墻虜不爲患邇自花馬池折墻而入戕破內地始蔑我邊墻爲不足畏寧夏鎮巡屢乞築濬提督史琳又乞于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總制秦紘僅添修四五小堡虜復自花馬池清水營深入殘破曾不能少有禁禦臣始至鎮以坐談不

如親見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其急務約之四端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于此夫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張仁愿之所以距突厥也舍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險矣又輟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套中沃壤爲虜巢穴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虜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誠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

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得屯田數萬用省內運固其上
矣。卽不然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雖
非上計猶愈無策。醜虜聞之未敢輕犯而我得休養
生息以爲後圖則東勝又豈終不可復也哉。故臣竊
以城延綏至急也。自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澆池起至
寧夏橫城止共三百里沿途舊墩臺七十一座間多
填塞獨興武清水屯十刺紅山四堡切近邊牆易于
防護其餘城堡俱各絕遠聲勢隔越且垣低堡淺墩
臺稀疎節被達賊窺伺中無大兵阻遏賊衆填溝而

進開挖邊牆一日可二三十處墩軍往往逃竄烽火
不接縱使徵召客兵而牆外平漫黃沙白草彌望無
際賊衆動稱數萬我軍無險可據難以遏其初至之
鋒長驅一日夜則已至固原矣。爲今之計必于舊牆
內外幫築高厚牆外每里添築墩臺三座每座相去
百二十步傍堡于空濶要害有水草處增添小堡高
厚丈尺畧與邊牆等他所空闕仍添築墩臺挑濬壕
塹設治鈴柝廣張旗幟令連絡相應分委守邊叅遊
協同守備各照所轄定鋪分防護其定邊安邊營迤

西一帶責成巡撫都御史依所計度應築牆者築牆應剗削者剗削一體修治務使邊防有備而腹裏無虞萬全之謀也至若寧夏一鎮西有河山之險東無溝塹之阻顧西設寧夏一衛東止新設花馬池守禦千戶一所虜賊大舉必從東入不惟無險可恃抑且兵力單寡空添設衛所屯耕防守則勢不偏重而邊牆可久兵皆土著而人情可安惟是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誠寧夏之襟喉中原之門戶達賊出沒之重地也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而環慶勢孤無

環慶則無陝西矣臣頃巡視城池壕塹悉皆廢弛夫以寧夏之地土無有備之形下有可畏之勢失今不圖將來內變不止虜情當慮而已

洪武中有土達

土民六百餘戶部自歸設守禦所綏輯給之田地草場使得耕牧徑屬陝西都司一遇有警土達輒自備鞍馬報效累有克獲後奏革本所遙隸寧夏土民亦隸寧山衛經歷司所司不知存恤草場爲有力者豪奪馬匹站死不復追陪人畜彫耗死徙居半又于所屬路阻黃河虜賊外侵科差內擾控訴無所自非靈

州改設守禦所如故而士民聽本所吏目帶管欲撫
綏無繇其環慶兵備副使止轄慶陽事務簡甚况兼
理靈州鹽池距慶陽遠實難遥制乞將環慶兵備改
駐靈州練軍理訟撫安土達兼理鹽課聽陝西寧夏
巡撫節制則軍民免十羊九牧之擾土民有趨利避
害之望又韋州地廣實虜要衝今城池坍塌守旣不
嚴戰乃無兵况密邇螺山慶府墳塋在焉先年 恭
王墳爲虜掘發自非添設常備之兵貽患未已而慶
府中護衛若儀衛司旗校舍餘別無差用比之秦

二府千里備邊勞逸懸殊今若摘于韋州操守保障
最爲長便且以慶府擁衛之人保其先人肢體之地
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繫自難他辭又考按圖
冊兼廣詢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牆俱棄
不守乃于河西別築墩臺由是套賊多寡遠近緩急
無自覺知又因黑山管被虜攻圍遂移平虜由是平
虜遂爲極邊要害居民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捉
墩軍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顧吾所以待之何如耳
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彼進自然之勢也今河東墩

臺既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墩堡獨不可盜
窆之乎虜窺黑山遂棄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
棄之乎然則河東邊牆墩塹誠宜幫築與河西烟火
相接而河西黑山營挑選精銳屯宿按伏爲平虜聲
援則封守慎固之道也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
人多真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
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自古之舉大
事者未有一勞而後以永逸者也世之論邊者主
于戰以爲功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三軍策勵

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糧饟明斥埃以待虜之近塞
當督率諸將共行天罰雖成功在天所不敢必而臣
不敢避也乃今顧以邊牆爲言者受恩深重自當爲
國遠圖今套中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
之日欲及時經理毋貽後憂焉耳奏可而一清銳意
經綜凡糴餉費銀十餘萬兩起役費戶曹銀十六萬
及諸犒賞藥彈轉運木石皆精神所注計慮周悉會
孝宗崩時逆瑾專政以修邊爲過費繫治而功訖不
就嗣是北虜亦卜刺阿爾禿廝兩種與小王子相讐

殺因據西海屯朔方河西遼東保塞諸奚夷日漸携
貳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而中
國日益困邊臣建白利獨在修邊或云進幾里扞虜
或云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虜患日進四年虜入花
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十年入馬蘭谷塞殺叅將
陳乾浚入固原平涼嘉靖初虜入花馬池掠西安
鳳翔起少傅一清以兵書兼都御史督邊尋召還
內閣四年虜掠陝西塞六年虜入寧夏塞尚書王憲
督師都督杭雄總兵邠之斬虜三百七年虜掠寧夏

起尚書王瓊總督陝西邊瓊請於花馬池至定邊營
八十餘里修邊牆禦虜牆據要害且厚堅可乘於是
度虜所從入饒水草之地集將校擺邊虜近牆輒雜
用弩砲火器擊射之虜被傷去而兵尚書李承勛言
曩河曲所患者獨土魯番耳今亦十刺又浚入巢西
海與犄角爲寇故今陝西邊患延綏固原爲最急又
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及時糴粟貯蘭州爲河西備
至於莊浪實二虜出入所走集宜繕寨設屯以隔絕
二虜相通之路又兀良哈最近京師善撫之卽屬

夷不善撫卽門戶之寇也。至謹其街御，又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因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起曠日持久，釀大患。且成交趾，世子流寓老撾，異日或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皇上覃恩經遠，豫定廟筭，用人理財以保固社稷，吏部尚書桂萼以宣大榆林遼東饑亟請上優恤，以大慰其心。且言寧夏地宜五穀兼魚蒲之饒，蓋黃河在天下皆害於寧夏，獨利也。故本色租足，忠於歲支不敷，遼東土廣人稀，互營田副參所轄軍不必聚屯城中資私役，令各擇肥

美據形勝而營。先年李承勛行巡遼，見故興水縣地肥美，立三大營以耕，而大路之寇遂絕。見瀋陽地尤美，而虜時入掠妨農耕，築牆包山立臺，其顛以守望。瀋陽人今利賴之。蓋營田之法，視屯田尤便。軍小試小效，大用大效。宣大寧夏宜皆可行，而主於積芻糧實邊如國盛時。蓋一時大臣遠慮經國如此，其後虜吉囊俺答二酋業與諸戎解讐，締約頻為中國患。而大同軍數叛，至我總制大臣遁逃走虜中者數千人。虜擇其狡健者多與馬牛羊帳幙好遇之，細者為

僧道丐子出入調我邊西至甘涼東出山東並邊垣
散入諸語言衣服本華人入市壘無間至乃時時潛
入京畿為內間揆者猶相從問訊應唯唯已忽抽
刀躍起賊殺人乃驚走而虜騎如雲四塞至矣民
無所得避其尤桀者高懷智李天章趙全之倫各擁
衆數萬前冠軍每入塞恣深入屠戮得意去終莫能
禁禦也蓋是時虜多從大同卒入大同與大同卒約
我無爾掠爾聽我南我歸且遺爾輜畜買路與結約
折箭為誓去而深入陝西河東諸內地為寇災雲中

上谷無寧歲其後柄國者益放濁邊文武臣冒功掩
罪公於賄賂邊備大圯雖大臣總制邊功見之簡書
可稱述者不乏其人然適保疆圉能毋失敗而止他
莫能悉也十八年上幸承天命尚書鑾都御史
伯溫行邊出帑金五十萬大賫邊士伯溫念五堡在
大同北川原漫衍難守當築也前都御史文錦築而
事債由措置失宜後繼者閉目搖手不復為五堡計
則愆愷過矣于是以紅寺舊堡適當諸堡中而規狹
小不稱開展之得多宿軍為諸堡走集名弘陽堡以

紅寺西護堡村爲紅上布袋等溝通虜蹊間也於村
創堡爲鎮虜堡以沙河舊堡在河北陷于泥中而河
南好女村北距河險東與護村等堡相羅絡也築之
名鎮河堡以南原舊堡溝全崎隘難援也稍西南車
房地高阜肥厚創鎮邊堡以鎮城舊堡無水泉難守
稍東堡盡頭北四望豁敞有水泉可戰守爲鎮川堡
蓋展築者一創築者四堡相去各二十五里而五堡
中一山特起名平山憑高望則五堡在目覘賊多寡
去來方向瞭如也於上築會遠堡設公館其中召募

夫役聽自至豐其糧犒遠近嚮應於是壕塹墩臺密
布卽所募軍願畱者三千人遣叅將將之使屯耕而
蠲其租而五堡以完二十三年兵侍郎翁萬達行督
邊發卒分地乘鄣時邊備久圯萬達旣部遣已尋遣
健卒數百間行察勤怠以硃和油寫竹筒中均給之
約曰諸堡壁亾守者第硃署其處勿復問明捕論而
亭卒得所署書各面縛所劾治由是人人震恐無敢
去障者八月虜大人則徵諸將兵逆擊令材官善射
者夾道伏虜控頓引去上賜璽書勞焉於是萬

達察。瘵傷。哭死。士東自老營堡距滑石澗築邊墻二萬丈。民賴以安。二十一年時議築大同邊垣。樊繼祖恐虜蹂躪不能築。龔大有謂外邊不可築。內邊難爲築。本兵言大同先年旣設外邊。後設次邊。以限華夷。尺寸皆金湯也。今不修築。恐醜虜竊據。永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陝右驚。西河棄而甘州危。太寧棄而薊州逼。三岔河棄而遼東悚。乃修築兩邊。亦一時權宜。但地大財匱。果難爲力耳。上命整兵慎守。修垣姑已之。二十四年戴金又言紫荆密雲係國門之

藩屏。而宣大偏關又紫荆密雲之捍衛。蓋添設重關以限制夷虜。若假以人力修補。必成不可犯之險。乞勅一重臣親往紫荆等處相度關隘。亟爲修築。其宣大偏關。勅總兵趙卿總督翁萬達議處。以聞。上從之。命兵部侍郎路迎往。四月兵部尚書唐龍言。往年虜犯紫荆關。失利而去。其垂涎欲噬之心。不日忘也。宜勅各鎮修築關隘。各州縣練習民兵。以待之。又宣府大同藩籬也。居庸紫荆門戶也。順天真保定等府州縣堂室也。藩籬密門戶固門戶固堂

室安故二鎮軍馬糧儲獨雄於他鎮可戰可守顧用
何如耳宜令總督翁萬達將調到遼東官軍分布
懷來地方按伏進則赴援三關退則協應宜府及嚴
督二鎮總兵分兵設伏使聲勢聯絡以遏賊衝有因
循退縮者悉寘之法報可後虜犯京師既退僉都
御史王忬請於都城築外郭使附郊人得寧居廣置
林堡使野民得保聚無遺虜禽設總督薊遼保定以
供衛京邑與涿州昌平密雲爲四重鎮各置兵萬人
有急得相爲援奏可次第行如章而薊州置總督以

副都御史督大同大同地極邊寒儉而獨於撫臣饒
則哀幕府諸羨入悉歸軍無所私而請大農金錢十
餘萬賑之已以侍郎督薊遼虜犯古北喜峯冷口諸
隘則部諸帥守馬蘭谷守石塘嶺守渤海守紫荆倒
馬關而自以精騎居中權督調之與宣大督臣約諸
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兵爲內守地在薊保
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爲外守以便宜爲國而好結
梁顏諸屬夷甚恩令不爲虜使自是虜闌人頗弼當
是時尚書博爲本兵總督所札治邊將輒覆可邊將

關卽問所當代爲誰遇關輒補故志行時博言狂胡
 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九道震驚西犯偏關則
 三晉騷動今按各邊地勢旣殊戰守互異薊昌保定
 三鎮有牆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卽爲上策宣
 大遼東山西四鎮無牆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野
 使虜無所獲卽爲中策薊昌合聽督臣修補邊垣分
 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治岔道八達
 嶺皆賊徑所由宜統重兵以衛 陵寢鴈門寧武偏
 頭均山門戶鴈寧外倚大同而偏頭四連延綏獨當

虜衝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擺邊止
 令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荆倒馬龍泉頗稱天險蔽
 以官人必偵虜南窺洪蔚然後乘墻拒守大同外與
 虜鄰先年總兵梁震每伺虜入寇輒令勁兵搗巢虜
 畏之今用此可以禦虜遼東濱海鄰夷中通一線之
 路兵食咸仰本鎮地腴收稔惟墾荒豐積足以稱雄
 矣按虜患之熾至 嘉靖間極矣虜大入則大利小
 入則小利蓋無歲不入也始分布邊兵日防秋已則
 乘間抵瑕四時迭至蓋無時不入也 上淵居西內

加意九邊。每風霾時。作輒行戒備。請兵請餉。救司農司馬給之。惟恐後期。然諸臣籌邊。則嚴尤所謂無策耳。宣大總督江東之言曰。自庚戌以後。謀臣經畧無慮數家。有爲修邊之說者。宣府東自開平西至洗馬林。大同東自新平西至子角山。山西自偏頭以至平刑。築垣乘塞。延袤三千里。虜潰墻直下。曾無結草之固。有爲築堡之說者。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星羅碁布。遍滿川原。然虜一深入。望風瓦解。竹落空。則掠及小堡。小堡空。則禍延中堡。中堡盡。而大堡存者。僅

十之一二。又有謂守無足恃。倡爲血戰之說者。惟以戰勝爲功。不以亾卒爲罪。而不度彼已。易於嘗虜。良將勁卒。始靡孑遺。凡此之計。已自見其困矣。薊遼總督楊選之言曰。本鎮軍士防守。修工糧餉。獨薄。加以撫夷之扣除。倉廩之不繼。是致逃亾提解。老弱行乞。此主兵不振之敝也。邊兵入衛。將備防禦。今陝西三鎮。其率之而來者。羸馬殘械。空拳裸體。居其半。此邊兵不振之救也。本鎮有新舊募軍六枝。各軍應募。不過利安家銀兩。及行糧月糧而已。今糧多欠缺。安

家無銀司兵者每煦煦慰拊惟恐逃散何暇申法令以教演哉此募兵不振之救也山陝入衛兵馬七月初已上關隘僅給以一升五合之行糧加以糝糠沙土之揅和終歲勤悴不得一飽乃又有間支折色又或十餘日無支矣此行糧不敷之救也近年議計撫夷之資該部所給止充三分之一夷欲不遂則戕害墩軍隱藏虜訊邊將爲所要脇乃至逼軍採柴科歛軍需以充其費此撫夷不撫之救也凡調軍士必其衣食足器械備動有賞情有罰然後士藝可精今平

居缺補工役無歇懸鶉枵腹手持救器比其迄事有罰無賞此訓練不行之救也陝西入衛之兵初以秋調冬還後因狡虜襲虛遂議每秋畱延綏兵一枝再防一年固原寧夏二枝再備冬春各兵在家日少行路與戍守日多且賞賚漸薄盤費不充馬死不償負戴更苦此久戍疲勞之敝也合二疏觀之籌邊無策可以見其大略而債帥措克功罪混淆猶不與焉選又條列邊事謂主兵多缺募兵多逃哨探不實馬匹不壯皆因糧芻不克惜小費而悞大計部覆謂營伍

逃缺則食宜贏餘何迺更稱不足蓋至是而無策甚矣。隆慶元年。上諭吏兵二部。薊鎮邊牆因久雨傾圮。雖已降旨修築。未知工績何如。又未知修築之外。別有禦虜長策否。其推才望大臣。一人行邊。會同督撫。官閱視工程。及講求便益。凡邊臣所不能爲之事。所不敢言之情。其實以聞。於是尚書楊博等言。兵部侍郎遲鳳翔可。上卽命鳳翔。賜勅以往。四年。諭兵部曰。畿輔近邊地方。武備廢弛已久。近邊言者。皆詳於內。而畧於外。豈萬全乎。爾宜悉心詳

議。所以捍外衛內。具奏施行。於是尚書霍冀等條爲十事。上之一更置守令。謂近邊府州縣掌印官。宜行總督撫按。公同甄別。吏部仍慎選甲科老練之才。克之一修繕城堡。謂沿邊地方。州縣城垣。屯堡宜速行。各該守臣。增築多開濠塹。一申明保甲。謂郊畿近地。軍民雜處。宜申明保甲之法。有急共救。有罪同罰。一圍練民兵。謂各州縣設有民壯。有司獨用以供迎送之役。全不教練。宜行所在撫按。加意教閱。多方募集。編成什伍。平時則量減徭役。防秋則量給行糧。有功

一體陞賞一修築墩臺近邊州縣多圯廢不修猝遇
虜警不使傳報宜酌量衝緩以時修築一製造火器
謂中國之長技全在火器宜選軍民有膽力者克爲
火器手不時教習一栽植樹株謂畿輔內地平衍
空闊虜騎得以長驅宜於各城堡外多栽樹木不惟
利民且可捍虜一預計防守謂城堡旣修宜命各
府州縣查照塚口數目編定號次挨戶出丁守之不
得徇情優免遇虜報戒嚴卽挑選壯丁如期策應一
嚴謹收斂謂虜若大舉則當下清野之令使各處保

甲馬上執旗召集鄉民悉遷入城堡怠玩者罪之一
責成兵備謂地方戰守之功無不歸之兵備而失事
之罪止坐總督鎮巡甚非法紀今宜爲戒使人知責
任不容他諉庶于邊務有裨上以爲然命各該
撫按督率兵備等官着實舉行更置有司務依期作
速具奏至六年俺荅通貢受約束邊境寧謐大學士
高拱言夷性如禽獸然順其欲則搖尾乞憐違其願
則狂顧反噬非可以禮樂馴法度約者也當先帝
時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賜關市之利耳而邊臣倉

卒不知爲謀當事之臣憚于主計斬使絕之使挑虜
釁自是大舉內犯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
使邊民肝腦塗地膏腴棄而不耕屯塩廢壞豈惟邊
事不支而帑儲竭于供億士馬罷于調遣中原亦且
敝矣此往事失計之明驗也天祐國家胡雛委命
朝廷處置得宜虜遂感恩請貢凡九夷八蠻聞風慕
義孰不向化斯亦千古一時已然臣等所爲深謀遠
圖則不在是昔先帝嘗下詔修塞者屢矣然財
力俱傷迄無成效者非徒奉行不力之過也實以虜

擾應接不暇尺寸未成而尋丈已壞矣今虜效順受
封九塞晏然出國家什一之慮以收胡馬之利招
中國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沉幾密畫次第舉行
卽虜或背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十年無事常
勝在我則和可戰可寓戰于守寓守于戰亦可此則
邊臣所當加意者也如昧制馭之權宜苟一時寧謐
遂爾偷安卒然有變何以禦之則其患又自今日始
矣請三歲遣近臣視塞以入事殿最邊吏積餉修
險練卒鍛甲督屯理塩養馬招降皆以數課計治其

功罪績最者同斬虜廢壞者倣失機。上嘉納。萬曆四年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國初捐大寧藩封畀兀良哈爲屬夷俾輔畿郡未幾匪茹。塵我。宜廟出喜峯貢路征之而尚引虜爲梗。故初設鎮守桃林口已而移子谷。天順又移三屯營去喜峯二舍卽忠義中衛三百戶屯地名三屯營在遷安縣南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縮較其中以要貢路示重舊城痺薄而隘南有境垣爲截殺營卽移鎮府所支也間有闖闖獨無城守且屯戍非土著

兩防罷空營以行雖名重鎮虛亦甚矣遵化縣去之五十里忠義三衛一所附之而此惟三百戶勢輕不足犄角鎮守麾下移兵餉顧抱檄印于衛非所以尊統馭急禦侮也。嘉靖來虜震京國。隆慶之元人薊東垂而鎮益重乃以繼光總理之邊垣孔亟經營六年次第就緒內地安堵二營闖闖日壯恐益誨盜爲虜資常鳩鎮之衆訓練于此弗足以容戍者病之矣乃謀闢城于制撫兩臺會。上卽位。詔增飭邊城因得請適汪少司馬閱師條便宜制令移忠義中

衛于三屯城內掌印佐貳巡捕指揮及千戶經歷各
 一佩印赴之旗軍春秋踐更而有警悉至遂置衛增
 營及繕建公署舊城益隘明年秋規外地而善其址
 三年撤南垣而坏南營以圍之凡五百五十七丈高
 二丈五尺加五尺為雄堞而廣半于高址廣四丈有
 餘門三南曰景忠東曰賓日西曰鞏京其譙甚麗而
 闔次之徂署外完秋甃其裏上下有隄以為之防次
 年春二月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
 如樓臺下旁各分使門周城水洞有二敵臺有九環

以牛馬墻列孔以備睥睨東關塲以積芟菁從衡五
 十丈統而論之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
 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谷雲中朔代以致
 上郡北地靈武皋蘭河西山川連給列鎮屯兵帶甲
 六十萬據大險以制諸侯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
 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專 命文
 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
 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為九邊 弘治間
 設總制于固原聯屬陝西諸鎮 嘉靖間設總督于

偏頭聯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于薊州。聯屬遼東鎮。戍益嚴密焉。然自大寧未棄。遼東宣府大同勢相聯。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寔相犄角。後棄大寧。移置都司于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失。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于是所賴以衛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

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爲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守。各地方督率耕牧。從古脩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撥以自固。將帥假按伏以爲奸。攻守無策。而偷墮相襲。文法太密。而巧避益多。斤埃不立。而勇敢未倡。功賞不明。而激勸每爽。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耳。至于邇者。遼陽覆沒。廣陵失守。則遼東沃野千里。淪于奴酋。而山海與虜僅隔一關。疆圉日蹙。畿甸卑迫。內勢岌岌。有不知所終之懼。防禦之計。果何道出。萬全哉。昔人有言曰。今夫輿地河北

重○關○隴○河○南○重○襄○鄧○又○太○行○為○華○夷○之○界○涇○嶺○通○中
 國○之○門○所○謂○形○勢○也○體○也○而○鄜○食○其○謀○撓○楚○則○日○塞
 城○皋○距○飛○孤○趙○涉○割○制○七○國○則○日○走○藍○田○出○武○關○亦
 謂○形○勢○也○用○也○是○故○險○危○莫○重○于○西○北○而○都○邑○所○在
 則○尤○重○經○理○莫○急○于○邊○塞○而○都○邑○所○蔽○則○尤○急○周○人
 之○為○謀○也○伐○太○原○城○朔○方○後○嗣○急○之○其○禍○至○于○攻○驪
 山○覆○宗○周○漢○人○之○為○謀○也○治○新○秦○中○寔○塞○下○後○嗣○忽
 之○其○禍○至○于○主○上○下○殿○魚○羊○食○人○唐○人○之○為○謀○也○斥
 積○北○置○都○護○後○嗣○忽○之○其○禍○至○于○掠○都○邑○焚○宮○闕○宋

人○之○為○謀○也○復○燕○雲○城○靈○武○後○嗣○忽○之○其○禍○至○于○輸
 歲○幣○割○三○鎮○而○南○渡○而○亡○然○則○大○原○朔○方○周○之○形○勢
 也○秦○中○塞○下○漢○之○形○勢○也○積○北○都○護○唐○之○形○勢○也○燕
 雲○靈○武○宋○之○形○勢○也○乃○都○邑○不○同○境○土○有○異○審○之○以
 因○形○制○變○則○豈○非○勢○之○大○同○也○哉○始○謀○之○強○者○勝○嗣
 忽○之○弱○者○削○必○然○之○理○也○我○朝○之○都○燕○也○風○氣○之
 稟○士○馬○之○強○不○避○周○漢○然○藩○籬○視○關○中○為○稍○孤○其○視
 東○漢○宅○雒○已○失○全○勢○宋○人○捐○燕○雲○無○限○胡○之○防○固○遠
 過○之○矣○故○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為○最○急○宣○大○次○之○遼

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京○師○為○最○急○
 則○大○寧○之○內○徙○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
 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
 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
 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保○安○之○上○畫○也○
 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
 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畧○不○顧○惜○得○非○往○
 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後○之○重○
 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花○當○朵○顏○之○交○構○宜○防○開○平○

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

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

大之鑿塹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

事之恨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斥大寧西闢豐勝

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後盛兵宣大無難

也時日因循不以爲意偷玩既久釁孽乃生虜犯太

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鴈之塞虜犯洪蔚廣

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太原之寇在

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潮河

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
之○防○則○幾○轉○震○近○年○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嗟○夫○白○
刃○在○前○不○顧○流○矢○虜○既○入○宜○大○矣○垣○宜○大○可○也○明○哲○
所○燭○防○患○未○然○因○垣○宜○大○而○併○垣○京○後○亦○可○也○積○薪○
必○燃○防○川○必○決○以○宜○大○為○餌○而○先○垣○京○後○亦○可○也○悉○
力○宜○大○置○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緩○急○之○間○失○筭○多○
矣○至○奴○酋○犯○順○遼○東○失○守○今○且○扼○三○岔○河○阻○山○海○關○
而○干○議○者○為○河○寬○不○七○十○步○盈○盈○一○水○一○葦○可○度○全○
不○見○有○警○濤○怒○浪○之○足○恃○且○守○河○之○卒○不○滿○二○萬○沿○

河○一○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柵○則○無○用○而○地○之○宜○
修○守○最○衝○淺○之○處○如○黃○泥○窪○張○义○站○者○皆○虜○地○也○即○
欲○修○守○豈○可○得○哉○至○若○山○海○形○勝○則○所○居○者○一○掬○之○
城○周○圍○雉○堞○相○望○者○也○乃○南○北○邊○牆○倚○牆○而○築○者○延○
亘○二○十○餘○里○其○南○則○海○沆○漭○連○城○極○天○無○際○奴○舍○騎○
登○舟○掛○席○乘○風○瞬○息○直○達○即○以○千○百○船○艤○灘○而○岸○直○
滄○海○之○一○粟○而○所○移○千○百○之○舟○師○安○在○哉○城○地○為○角○
山○脉○從○居○庸○古○北○喜○峯○迤○透○千○餘○里○沿○山○關○隘○以○際○
柔○顏○諸○夷○關○城○枕○之○繚○垣○于○山○是○為○邊○壘○而○峯○巒○更○

高○于○垣○數○仞○賊○如○憑○高○擊○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
間○中○關○爲○閤○刀○又○歡○喜○嶺○蛇○蜒○綿○邈○緊○抱○關○門○嶺○高
于○城○張○弧○決○拾○矢○達○城○樓○登○嶺○而○瞰○一○城○盡○在○目○中
是○高○嶺○有○乘○墉○之○便○斗○城○無○頓○兵○之○助○是○奴○有○戰○地
而○我○無○守○地○也○有○欲○築○敵○樓○先○據○高○山○高○嶺○者○有○爲
築○邊○城○從○芝○蔴○灣○起○約○長○三○十○餘○里○北○達○山○南○至○海
一○片○石○及○歡○喜○嶺○悉○入○包○羅○如○此○關○門○庶○足○悍○蔽○乎
但○內○城○止○回○南○一○面○從○新○整○飭○而○東○西○北○三○面○皆○寥
落○未○經○修○築○羅○城○跛○羊○可○越○尚○未○增○高○又○奚○暇○舍○近

而○置○遠○則○區○區○阻○塹○以○爲○險○終○未○計○也○惟○是○關○門○有
關○門○之○守○京○城○有○京○城○之○守○一○人○有○一○人○之○心○力○一
日○有○一○日○之○籌○美○誠○加○意○綢繆○豈○必○望○青○海○黃○榆○而
始○謂○之○關○門○隨○各○要○害○皆○關○門○矣○豈○必○躬○登○壇○擁○節
而○後○謂○之○經○畧○隨○各○衙○門○皆○經○畧○矣○故○能○爲○卜○式○者
輸○材○能○爲○汾○陽○者○輸○膽○能○爲○穰○苴○者○輸○其○按○律○之○武
能○爲○武○穆○者○輸○其○運○用○之○心○則○忠○義○可○爲○長○城○又○寧
險○固○必○專○地○利○也○哉

